



法幢錄

哲聞編述

前錄依據涉閱經典，不分次第，但屬法味深長，理事互融，令人得大受用者，輒信筆叙入。茲編本爲學者所熟悉，因關佛語及諸大菩薩應化示迹，且多「不落言詮」之處，特依次述之。

筆者附識

梵志問佛默然不語 一日，外道梵志來問佛云：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世尊默然，良久無語。外道恭敬禮拜云，善哉，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外道去後，阿難問佛云，外道以何所證，而言得入。佛言，如世間良馬，見鞭影即行。

觀音應化僧伽大師 泗州僧伽大師，世謂觀音大士應化。過去歷阿僧祇劫，觀世音如來（又稱過去正法明如來）從三慧門而入道，以音聲爲佛事，但以此土有緣，乃謂大師從西國來。唐高宗時，至長安洛陽行化，徧歷吳越豫楚各地，手執楊枝，混於緇流中。或問師何姓，卽答曰，我姓何，又問師是何國人，師曰：我何國人。曾往泗上欲構伽藍，宿州民賀拔氏捨宅居之，師曰：此本爲佛地，令掘地果得古碑，名香積寺，齊朝李龍所建，又獲金像，衆謂然燈如來，師曰：普光王佛也，因爲寺額。唐中宗遣使迎大師入京，深加禮敬，請住大薦福寺，帝及百官咸稱弟子。受度弟子中最著名者，有慧儼慧岸木叉三人。入滅後燎身起塔，臭氣滿城，帝祝告送師歸臨淮，言訖，香氣騰馥帝。問萬迴禪師曰，僧伽大師是何人耶？曰，觀世音化身耳。

豐干五台遇文殊 豐干禪師，不知何許人，居天台山國清寺，剪髮齊眉，衣粗布裘。人或問佛理，止答隨時二字。嘗唱歌騎虎入松林寺門，衆僧驚避，本寺厨中有二苦行僧，一名寒山子，一名拾得，二人炊爨，終日交頭耳語，潛聽者都不了解，時謂瘋狂子，獨與豐干師相親。一日寒山問：古鏡不磨如何照燭，（古人以銅爲鏡）師曰，冰壺無影像，猿猴探水月。曰：此是不照燭也，更請師道？師曰：萬德不將來，教我道什麼。（意謂眼前無

見性人）寒拾俱禮拜。師後入五台山巡禮，逢一老翁，師問莫非是文殊否？翁曰，豈可有二文殊，師作禮未起，忽然不見，旋迴天台示寂，有閻丘公名胤，將出任丹邱太守，整裝欲行，忽患頭痛，師造訪之曰，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，閻丘且告之病，師乃索淨器咒水噴之，少頃立愈。閻丘異之，乞賜一言，示此去安危之兆，師曰，到任記謁文殊普賢，閻丘曰，此二菩薩何在，師曰，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。閻丘拜辭乃行，尋至山寺，問有豐干禪師否，寒山拾得復是何人，時有僧道翹對曰，豐干舊院在經藏後，今闕寂無人矣，寒拾二人現在僧厨執役，閻丘入師房，唯見虎迹，復問豐干在此作何行業，道翹曰，唯事春穀供僧，閑則諷詠云，閻丘乃入厨尋訪寒拾。

寒山拾得係文殊普賢示迹 天台寒山子，本無氏族，始在豐縣西寒巖居止，以此得名，時來國清寺，就炊事僧拾得取殘食，或廊下徐行，或望空噪罵，寺僧杖逐之，拊掌大笑而去，雖出言如狂，而有趣。一日，豐干師告之曰，汝與我遊五台，卽我同流，若不與我去，非我同流，寒山言不去，豐干曰，汝不是我同流，寒山却問：汝去五台作什麼，豐干曰，我去禮文殊，寒山曰，汝不是我同流。豐干滅後，閻丘公入山訪之，見寒拾二人圍爐談笑，閻丘不覺致拜，寺僧驚問，大官爲何拜瘋狂漢？寒山執閻丘手笑而言曰，豐干饒舌，自此寒拾携手出松門，更不復來。閻丘又至寒巖禮謁，送衣服藥物，二大士高聲喝曰，賊，賊。便縮手入巖石縫中，唯曰，汝諸人各各努力，其石縫忽然閉合，閻丘不勝哀慕，令僧道翹尋其遺物，於林間得樹葉上所書偈頌，及題村民家屋壁字句，共三百餘首，傳布人間，謂之寒山子詩。

天台拾得者 不言名氏，因豐干師山中徑行，至赤城道側，聞兒啼聲，遂尋得之，見一子可數歲，初以爲牧牛兒，問之云，孤棄於此，豐干乃名爲拾得，携至國清寺付典座僧，有人來尋兒

即交還。後令司食堂香燈，沙門靈燭攝護之，忽一日登龕，與佛像對盤而食，復於橋陳如塑像前呼曰，小果僧聞，靈燭怒告長老，令改役厨內滌器，日常濾齋食渣滓於竹筒，寒山來即負之而去。一日掃地，寺主問拾得，豐干拾得汝歸，汝畢竟箇什麼，在何處住？拾得放下掃帚，叉手而立，寺主莫測，寒山搥胸云，蒼天蒼天，拾得却問，汝作什麼？寒山曰，豈不見道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，二人作舞哭笑而出。有護伽藍神廟，每日僧厨下食，爲鳥所食，拾得以杖擊之曰，汝食不能護，安能護伽藍耶，此夕神附夢於合寺僧曰，拾得打我，明旦，諸僧說夢皆同，一寺紛然，遂旌拾得以賢士之號，時道翹僧纂錄寒山文句，以拾得偈附之。

彌勒示現布袋和尚

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，未詳其氏族，自

稱形軀契此名狀，巨額蟠腹，出語無定，常以杖荷一布囊，凡供身之具，盡貯囊中，嘗臥雪中，雪不沾身，示人吉凶，必應期無訛，人以此奇之。有一僧在師前行路，師乃拊僧背一下，僧迴頭，師曰，乞我一文錢，僧曰，道得即與汝一文，師放下布囊，叉手而立。白鹿和尚問，如何是布袋，師便放下布袋。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，師負之而去，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，師放下布袋叉手，保福曰，爲只如此，爲更有向上事，師負袋而去。師在街衢立，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什麼，師曰，等箇人，曰，來也來也，師曰，汝不是這個人，曰，如何是這箇人，師曰，乞我一文錢。曾有偈曰，一鉢千家飯，孤身萬里遊，覩人青目少，問路白雲頭。梁貞明三年三月，師將示滅於嶽林寺，端坐盤石而說偈曰，彌勒眞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，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。偈畢安然而化，其後他州有人見師，亦負布袋而行，於是四象競圖其像，今嶽林寺大殿東堂，全身現存。

寶誌禪師之神異

寶誌禪師，金城人，姓朱氏，少年出家，

住道林寺修禪定。南朝宋太始初，忽居止無定，飲食無時，髮長數寸，跣足執錫杖，懸剪刀尺銅鏡及帛布尺許，數日不食，無饑容，時或歌詠，士民爭供養之，齊武帝謂師惑衆，收禁獄中，早晨，人皆見師入市，及檢視獄室，安坐如故，帝聞，延居宮內後堂，禁師出入。梁武帝即位，下詔曰，誌公迹拘塵垢，神遊冥寂

，水火不能焦濡，蛇虎不能侵懼，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，談其隱淪則神仙高致，豈得以俗士常情，空相拘制，何其鄙陋一至於此，自今勿得復禁。帝一日問師曰，弟子煩惑何以治之？師曰：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，治惑藥也。又問十二之旨，師曰，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。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。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，師曰，安樂禁。識者以爲修習而禁者，止也，至安樂時乃止耳。又製大乘讚二十四首，盛行於世。天監十三年，忽告衆僧，令移寺內金剛神像出，置於外，密謂人曰，菩薩將去矣，未及旬日，無疾而終。舉體皆香，臨亡，燃一燭，以付後閣舍人吳慶，慶奏聞，武帝歎曰，大師不復留矣，燭者，將以後事囑我乎，因厚禮葬於鍾山獨龍阜，立寺傳其遺像焉。師顯迹之初，年可六十許，及終，亦不老，人莫測其年，有徐捷道者，年九十三，是誌公外舅弟，小誌公四年，計薨亡時，當九十七矣。今鍾山下有靈谷寺，中有閎偉之無樑殿，全由磚石砌成，周圍穹形，不用一木，後院有志公塔，歷代修葺，崇峻如舊。

更正：三七期法幢錄，蘇東坡受訶喝條，文尾之黃州，爲湖北之黃岡，括弧內誤註廣東，特此更正。

（上接第30頁 劉國香居士來函）

蕭居士如有旅臺之便，但願有緣一見，弟對捨戒返俗，素無歧視之意，且曾有專文論及，我們都在凡夫地進進退退，在所不免，請勸蕭居士，勿自以爲返俗可恥，在心理造成若干錯覺以自虐，他第一次公開罵我之後，弟曾在善刊一篇「年節雜感」上公開致意，對他決無成見或惡意，願意和他直接通信，以增進彼此瞭解，惜他以我陋劣見拒，以致又有今日的誤會，殊覺遺憾。

請寄語「老實頭」大德，不要憑臆斷出語傷人，要以此次糾葛爲殷鑑，讓我們共同懺悔吧？尚此奉覆

並頌文安

三月廿四日 後學弟劉國香（圓香）和南

蔡留雲（不名）先生：

本刊發寄稿酬，今由郵局退回，所報尊址，顯係夫實。三月卅一及四月五日來函，在未證實閣下真實姓名及地址前，未便刊出，請諒督

編者白